

天璋院

笃姬

宫尾登美子

MIYAO TOMIKO

曹逸冰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剧《笃姬》创下的记录

本世纪以来日本大河剧的最高收视率

幕末背景的大河剧收视率第一名

首次播出中，第一集就同时重播

创造共计二百六十二亿日元的观光旅游收益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5463-7483-3



9 787546 374833 >

定价：39.80 元

天璋院笏姬

曹逸冰
译

TENSHOUIN ATSUHIME
© TOMIKO MIYAO 198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8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璋院笃姬 / (日) 宫尾登美子著；曹逸冰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7483-3

I. ①天… II. ①宫…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623号

天璋院笃姬

-
- | | |
|-------|------------------|
| 作 者 | [日]宫尾登美子 |
| 译 者 | 曹逸冰 |
| 出 品 人 | 刘丛星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金钟春 聂文聪 |
| 责任编辑 | 顾学云 李瑞玲 |
| 封面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720mm×980mm 1/16 |
| 印 张 | 22.5 |
| 版 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
| | 邮编：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
| | 发行部：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jlpg-bj.com/ |
| 邮 箱 | jlpg-bj@vip.sina.com |
| 印 刷 |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

ISBN 978-7-5463-7483-3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目 录

第一章 起程	1
第二章 出嫁	75
第三章 继嗣	141
第四章 下嫁	215
第五章 动乱	287
第六章 余生	329
后 记	353

出立
第一章 起程

樱岛^①的景色一日七变。这是笃姬第一次在寅时眺望樱岛的景色，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她在老女^②几岛的搀扶下来到庭院。

黎明时分的樱岛，山肩附近被染成桃色，喷出的烟雾纤细，如线香般直上云霄。方才的宴席上，父亲岛津齐彬赐下了一杯离别酒。

“今日的樱岛分外雅致，仿佛也在庆贺阿笃起程前往江户呢。为父祝你一路顺风。”听完父亲的饯别之词，笃姬咬紧牙关，强忍着眼中泪水，用坚强的声音回礼。

齐彬只能送到鹤丸城御书院的房间。之后，笃姬将在发轿总指挥官——御侧御用人^③向井新兵卫——的带领下徒步出城，坐上等候在外城的轿子。

带着朝露的胡枝子花散落路旁。多达五十八人的队伍静静守候轿旁，等待主人到来。几岛将笃姬身上红色华服的衣角高高抬起，让她上了轿子。

这顶轿子本是齐彬之妻英姬之物。为了女儿笃姬此次的江户之行，特地从江户送回。为了让轿中之人在漫漫长路上有些消遣，轿中的装潢布置煞费苦心。

凭肘几、厚厚的白绢坐垫、绘有花鸟的天花板和格子窗、装有小玩意儿的小橱……前方还安装了小巧的折叠桌，以便饮茶使用。

坐轿子从萨摩到江户足有四百十一里路，就算中途不眠不休，都要走上一个月。不过笃姬途中还需在大坂、京师停留数日，前往各家问候拜访，如此算来，一路上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这是嘉永六年（1853年）八月二十一日之事——这日子是费了一番工夫才定下来的。上上个月的六月二十二日，德川幕府第十二任将军德川家庆驾鹤西归，全国各地都要发丧。

① 鹿儿岛湾一带的火山岛，距鹿儿岛市岸边三公里远。

② 伺候武家女眷的侍女长。

③ 江户幕府的职务，负责将军和老中之间的事务性联系，但权势更胜老中。

家庆公本该是笃姬的公公，照理说她要等五十天的丧期过了才能动身。再者，从萨摩到大坂几乎都是海路，正所谓：“舟旅七日出发，九日不得归。”这是萨摩人历来的信仰，老女儿岛坚称古人之言不可不听。

坐船一定要请船夫。萨摩船夫出海有个习惯，就是要“吃刀豆”。请人办事，总得照他们的规矩办。刀豆从顶端开始成熟，慢慢长到茎部，象征“平安归来”，比较吉利。然而此去经年，笃姬怕是再也无法踏上萨摩的土地了。

从外城出发的队伍，穿过城角箭楼，走出楼门，跨过吉野桥，朝东方进发。阳光从朝雾中洒落。队伍沿着护城河内侧转了个弯。身处轿中的笃姬明白，这是在往今和泉府的正门去。

透过小窗的竹帘，笃姬远远望见了门旁那棵熟悉的松树。今年春天之前，她还能每天在那棵树下进进出出。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将轿门拉开一寸。

今晨，今和泉乡的领主岛津安艺的妻子阿幸夫人站在门口，在侍从、长兄忠冬、三兄峰之助的陪伴下，等候载有笃姬的轿子。

然而，行程的安排不容许坐轿落地，只得在门口短暂停留。

阿幸夫人跑去轿旁，突然跪倒在地。

“愿笃姬大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一路平安。”

她低着头，递出一个小包裹。

笃姬胸口一热，接过包裹，探出身子低头说道：“母亲，兄长，请多保重！”

没等她抬头，向井新兵卫便发出号令，队伍再次缓缓移动。

母亲阿幸夫人尊称自己的亲生女儿为“笃姬大人”，又跪倒在地问了安。她的头上满是白发。

笃姬将方才那一幕深深印在眼底，把母亲交给自己的紫色绸巾包裹贴在脸颊上。

笃姬很清楚，女儿家总有一天要离开娘家的。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娘家相隔千山万水。她将小包裹视作阿幸夫人的替身，摆在膝头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头装着已年出生的阿幸夫人的守护神本尊——装有一寸大小的金无垢普贤菩萨像的古金襴^①袋。

① 从异国舶来的锦缎。

笃姬出生后，虔诚的阿幸夫人命今和泉家的菩提寺^①（光台寺）住持打造了一尊申年守护神本尊大日如来像，作为笃姬的念持佛^②。看着眼前的普贤菩萨像，笃姬仿佛读懂了母亲的苦心。

阿幸夫人与女儿笃姬在命运的捉弄下天各一方。离别之时，她将普贤菩萨交给女儿，愿佛像能替自己保护女儿安康。而留在家中的大日如来也会被当做笃姬的替身，每日早晚的祈祷定不懈怠。眼前的佛像，仿佛诉说着母亲的临别之词。

母亲的心意让女儿感激不尽。笃姬轻抚着护身袋，随后将其收入怀中。不久，队伍来到海岸边，将笃姬连人带轿从弁天桥的码头搬上了船。在到达大隅的垂水地区之前，几岛同意了笃姬的请求，允许她在船头站上一片刻。

船划破锦江湾（鹿儿岛湾）的波浪迅速前进，几乎没怎么摇晃。天公作美，笃姬度过童年时代的今和泉的群山就在船的南方，清晰可见。

笃姬生父岛津安艺忠刚是今和泉家的现任家督，跟重富家的岛津周防、加治木家的岛津兵库和垂水家的岛津赞岐合称“一门四家”，本是现任藩主岛津齐彬的祖父齐宣之五子，但今和泉家第九任当主忠乔膝下无子，便依藩主之命，在二十岁时当了今和泉家的养子。

岛津本家始自遥远的镰仓幕府时期，曾担任守护萨摩、大隅、日向三国的职位，其姓氏更由源赖朝^③亲自赐予。齐彬是第二十八任家督。

六百六十年来，岛津一门平定萨摩、大隅的内乱，“文禄·庆长之役”^④中出兵朝鲜，又曾平定琉球地区，家门长盛不衰。

萨摩藩拥有七十七万石领地，人称天下第二大藩，仅次于加贺（石川县南部地区）的前田家。强盛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莫过于岛津家并非关原合战之后移封到此地的大名。而第二十二任继丰有组织地整合了自古以来扎根此地的血族，使其秩序井然，这也为萨摩藩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① 一家上下皈依的寺庙。

② 从不离身或是安置在家中行跪拜的佛像。

③ 镰仓幕府的首任将军，武家政治创始人。

④ 日本文禄元年（1592年）至庆长三年（1598年）间，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两次都是大败而归。当时，明朝曾派军支援朝鲜。此处“文禄·庆长之役”是日本官方的说法，朝鲜方面则将两次冲突分称“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后以“壬辰祖国战争”合称；我国明朝不分冲突先后，统称此役曰“朝鲜之役”，跟“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合称“万历三大征”。

继丰规定了不同的阶层，将拥有过继资格的本家次子以下男丁分至各家。首先定下的就是之前提到的四家。地位仅次于本家；其次是二十一家“一所持”，均是一乡领主，且特别指明由“都城”、“宫之城”、“花冈”、“日置”四家居首，下设四十一家一所持，五十四家寄合^①，十家平寄合。以上这些身份的人，皆是“上士”。

由于这一规定的存在，本家家督代代都是血亲，直到现任藩主，纵是从别家过继来的，也都有血缘关系。一族以本家为顶点向下延伸，就如同富士山脚下的原野。人们以“太守大人”尊称藩主，只要到了紧要关头，这些分家就会成为支撑萨摩藩的中坚力量。

今和泉家始于继丰之弟忠乡，被继丰定为一所持，赐予揖宿郡中的小牧、岩本、西方、池田、仙田、利永各村，共计三千五百余石。宝历^②年间，该家的领地又添了佐多乡的一万五百石，变成一万一千石以上的豪绅。该家的领地位于萨摩半岛南端，一年四季温暖宜居，本宅位于城下惠桥，别邸则位于岩本村的海边。

船下是碧波荡漾的大海。在那尽头，别邸那棵黑细叶冬青郁郁葱葱，仿佛在远方祝贺笃姬今日的起程。当然那只是笃姬的想象。水平线上只能看见一簇低矮的山脉，别无他物。

笃姬生于天保七年（1836年）二月十九日。阿幸夫人常告诉她，那天一大早就下起大雪。

当时，忠刚与阿幸夫人已育有三子：十岁的长子忠冬，之后过继给阿幸夫人娘家的八岁的次子久敬以及五岁的三子峰之助。笃姬是忠刚的第一个女儿，他喜出望外，给她取名“於一”。

这“一”字自然含有长女之意。

奥老女菊本曾说：“小姐出生时个头好大，可把她母亲给苦坏了。三位兄长个头都小，夫人在产房里没叫过一声苦，唯独这回硬是逼得她直喊‘疼死我了’……”

由此可见，笃姬虽是女儿身，却是最被忠刚期待的孩子。

这也难怪，三位兄长都继承了父亲忠刚的蒲柳体质，病痛不断，性格由此懦弱。

① 三千石以上旗本中没有职务的人。

② “宝历”（1751—1764）是日本桃园天皇的年号。

菊本本是负责养育忠冬的，可忠冬身为今和泉家第十一代后嗣，身心实在太过脆弱。为了让他锻炼身体，菊本征得忠刚的允许，让忠冬在岩本村度过了幼儿时代的大部分时间。

别邸与本宅的结构相同，正面被城墙所包围，周围满是老松，甚为庄严。后方则面朝大海，夏天尤为凉爽。在房里换上草鞋，下到庭院，沿着石墙中间的台阶走十几步，就能来到一片沙滩。

那里浪花阵阵，是孩子们绝佳的嬉戏场所。

菊本每天拉着忠冬的小手，提着自己的衣角，穿着草鞋，来往于这片沙滩与岩本村间的山林原野。她的苦心没有白费。在乳名三之助的孩子改名忠冬，正式成为世子的仪式上，她竟喜极而泣。

笃姬诞生后，她便正式接手了养育笃姬的重任。

“小姐可真是好带，喜欢啥不喜欢啥都分得清清楚楚，身子骨又强健，几乎没见过她生过病。”

府邸里禁止用人说土话，可菊本总忍不住说上两句。与三位兄长相比，笃姬不仅体格好，头脑也更聪明伶俐，明眼人一看便知。

笃姬没被养育在深闺，而是从小跟兄长们一同玩耍。只因菊本原是负责养育忠冬的侍女，再加上其他孩子效仿长兄，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别邸度过。

身在本宅，凡事都讲个“规矩”，孩子们聚集一堂，大声喧哗是断然行不通的。况且，住在本宅就意味着要学习各种学问和技艺，何来结伴玩耍之暇？

忠刚会不时前来别邸探望，可阿幸夫人从不露面。因为侧室阿雪夫人与阿春夫人一直住在别邸。

孩子们一到别邸，便甩开规矩的束缚，自由喧闹，还背着侍从们吵架打闹，吃饭时也从不开。菊本有时不得不用夹杂着土话感叹词的话语大声呵斥他们：“好嘞，别闹喽！”

海边长着棵枝繁叶茂的黑细叶冬青，孩子们总在大树下嬉戏。笃姬依稀记得自己呆呆站在大树旁，望着兄长们把树皮做黏鸟胶^①玩儿。

① 细叶冬青的树皮有黏性，可做捕鸟、捕虫之用。

她脑中还有一幕印象深刻的光景，那好像是五岁那年夏天……

那是个晴朗的傍晚，海面风平浪静，小舟星星点点。左手边的樱岛被夕阳染成朱色。孩子们打打闹闹，与侍女们越走越远，步步逼近别邸的边界——那是平时绝对不允许孩子们越过的界限。

城墙对面是一片松树林。在海湾打鱼的渔船开始陆续靠岸。忠冬一时兴起，被好奇心驱使着，朝岸边渔船旁的人影走去。

一位与忠冬年纪相仿的少年将船缆抛向沙滩，让船底在沙滩上停稳之后，把猎物从水池里移到鱼笼。

忠冬想看看活蹦乱跳的鱼是什么样子，立马凑了过去，朝鱼笼看了看。少年误以为忠冬要抢他的鱼，大吼道：“浑蛋，你要干什么！”

说着，他将鱼笼藏在身后，摆好架势。

这时，忠冬身后的笃姬为了保护哥哥，急中生智，抓起一把沙子朝少年跑去，对准少年就是一击。

一瞬间，沙子化作烟幕，随风散去。要是菊本没有跌跌撞撞赶来，自己下一步究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事后，笃姬时常思索这一问题。少年眼中燃烧着憎恶的火焰，要是他出手反击，也许会挂彩。那时的笃姬只是一心保护羸弱的兄长。

菊本严命侍女不得将此事外传，然而纸包不住火，消息传到了本宅，菊本立刻被叫了回去。被忠刚召回的菊本原以为主子会责她监督笃姬不力，不料忠刚开口便问：“那时忠冬在作甚？”

事出突然，菊本的记忆也有些模糊。她小心翼翼斟酌词句，禀报忠冬没有阻止妹妹丢沙子，只是呆立原地，两个弟弟也站在旁边默默看着。忠刚深深颌首，喃喃说道：“可惜於一不是男儿身……”

被突然召回本宅的菊本顿时松了口气。她暗自猜测老爷定是感叹世子忠冬不中用，堂堂十四岁的男子汉竟要五岁的妹妹出手相助。

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想必忠刚从三个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性格的弱点吧。这位家督早就没了教导世子的热情。

忠刚虽是本家出身，但身为庶出的五子，早早便肩负起过继到他家的使命，也接受了相应的教育，这也是他身心软弱的原因之一。

而阿幸夫人乃一所持二十一家中的岛津助之丞久丙之女，与笃姬一样有三位兄长，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看着笃姬，仿佛也在看着童年的自己。

忠刚放了菊本一马，令菊本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她又向阿幸夫人道歉，而夫人大声笑道：“老爷是不是感叹於一要是男儿身就好了？其实我也有同感。”

菊本忍不住想，小姐的笑声都与夫人如出一辙。

照理说，即便老爷没有责罚，夫人也定会狠狠地责备说：“女孩子家，如此无法无天将来可怎么得了！下不为例！”

菊本在心中再三感叹，夫人的心胸竟如此豁达。

次年四月，忠冬随忠刚初次登上鹤丸城，获准拜见藩主，正式成为世子。两年后他迎娶日置家千金，移居至田之浦的别邸。

投沙事件之后，菊本深感养育笃姬责任重大，光是不生病、知书达理不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她不时看着镜中的自己，拔去头上白发，自我鼓励道：“小姐成为好媳妇之前，我可不能退休啊！”

笃姬记忆力超群，菊本忘了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她年纪虽小，可家中的大事小事都看在眼里，远胜兄长。

忠冬拜见藩主的那年秋天，第二十六任藩主岛津齐宣在江户高轮邸去世。次年天保十三年正月，其灵柩回归故乡。忠刚代替卧病在床的藩主齐兴，手捧牌位。

从俸禄看，今和泉家排一门四家最后。但齐宣乃忠刚的亲生父亲，忠刚便带领家中三名男丁，率领浩浩荡荡的奔丧队伍前往远在藩北部的出水乡迎接灵柩，并在当地的福昌寺主持了葬礼。

日后，齐宣的正式葬礼在鹤丸城隆重举行。而福昌寺的葬礼则意味着灵柩踏上萨摩土地的第一步，只因出水乡是灵柩进入萨摩领地内后的第一片土地。

忠刚认为选中自己是一种荣誉，而掌管家中财政的人则担忧这将是上头逼垮今和泉家的前兆。

毕竟是藩主的葬礼，再如何从简都要耗费庞大费用。再者，幕府曾命萨摩藩修筑木曾川工程，给藩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

为了立于顶点的本家的安泰，必须巧妙榨取分家的财产，保持分家不肥不瘦才是上策。忠刚也清楚这一点，故接任后他无时无刻不惦念此事。

那年笃姬七岁。长长的队伍从本宅门前出发北上之后，阿幸夫人立刻走进佛堂，虔诚拨弄念珠。这一切都深深印在年幼的笃姬眼中。

笃姬还记得，福昌寺的小型葬礼结束后，父亲护着灵柩平安回到鹤丸城，紧张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正式葬礼办完。由于紧张过度，忠刚随即病倒，险些成了不归人。

伺候在枕边的有十六岁的忠冬、十四岁的久敬、十一岁的峰之助以及被阿春夫人抱在怀中的妹妹於才。

侧室阿雪夫人是忠刚当世子时（结婚前）纳的。忠冬出生前，她曾生下一个男婴死胎。峰之助出生的前年，她又诞下名唤“猛熊”的男孩，哪知没半年便告夭折。

阿春夫人是忠刚婚后来到府里的。她生下了於熊、於龙、於才三个女儿，可於熊三岁夭折，於龙也在一岁时死去，唯有於才尚存。她比笃姬小五岁，年纪尚小。平日里，孩子们都交由本宅抚养，侧室则住在别邸。那天听闻忠刚病危的消息，众人急忙从别邸赶来。

令笃姬印象尤深的是，年仅两岁的於才突然挣扎着从母亲的膝头站起。众人都以为她是想走到病重的父亲身边，谁知她竟唤着“姐姐”，贴着笃姬坐下。

於才留着可爱的童花头。见状，人们一阵骚动，紧闭双目的忠刚也微微睁开眼，眼角露出一丝微笑。事后笃姬心想，父亲之所以能从重病中恢复，也许正是因为目睹了於才的行动。

妹妹们与笃姬虽是同父异母，但倾慕姐姐之心无异。三岁夭折的於熊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也爱往笃姬的房间里跑。

於熊是天保十二年死的。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孩子们聚集在别邸，眺望着院子里的精灵棚^①。这时，於熊忽然用手指着某物，哭喊道：“要那个！”

岛津本家的太守定居江户，语言和习惯的方方面面均遵从江户习俗，城中禁止使用萨摩方言。分家的家风亦效仿本家。不过，有些人家会在盂兰盆节和正月的时候，在别邸照下人们的习惯办事。

今和泉家的精灵棚放在后门前，是用青竹筒做成的。上头铺着大片的芋头叶，供奉着各种祭品。於熊看见架子上用千日红、千屈菜、小雁皮和黄花龙芽做成的花束，忽然想起了花簪子。

① 盂兰盆节期间为了迎接逝者灵魂所设置的架子。

是年六岁的笃姬，立刻明白了妹妹的心思。

“啊，看上去就像前发簪^①一样呢。於熊，姐姐有好东西给你，随我来。”她牵着妹妹的手，沿着走廊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镜箱的抽屉，取出一支红珊瑚雕成的发簪，插在於熊头上，“这支发簪，姐姐就送给於熊了。和精灵棚上的花很像吧？”

於熊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欢呼“谢谢姐姐”，对着镜子笑个不停，直说：“於熊好高兴！好高兴！”

这支发簪是阿幸夫人送给笃姬的，上头的红珠子与千日红很像。笃姬一直将其视作珍宝。不料她为了满足哭闹不止的妹妹，竟毫不犹豫地发簪送了人。她的好心肠瞬间成为本宅议论的焦点。这回菊本更是感叹：“一小姐年方六岁便如此知书达理，人上之人就该有如此器量，如何？如何？”

她为此颇炫耀了好一阵子。

盂兰盆节后的一个早晨，於熊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当晚便成了不归人。

於熊死去的情景，笃姬历历在目。

死在别邸的於熊被放进棺材，当晚便被送回本宅。次日，本家派来使者，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菊本说，於熊比於才更像笃姬，连气质都不例外。

“倘若於熊小姐也长大成人，定将是小姐的左膀右臂……”

当笃姬听说於熊弥留之际依旧紧握自己所赠的发簪时，更是心痛不已。

父亲忠刚在於熊的葬礼结束后，必须为前往出水乡迎接齐宣的灵柩做准备。现实不允许他沉溺在悲痛之中。

阿春夫人孤零零地抹眼泪的景象，深深地印在笃姬脑海中。

忠刚之所以能竭尽全力，离开病榻，也是因为看见年幼的於才倾慕姐姐多过自己，深感笃姬的可靠吧。

笃姬虽是女儿身，但她深知父母、兄妹对自己的期待与信赖。她自己也会不时地像忠刚那样感叹，要是自己是个男孩那该多好。

笃姬十二岁那年的弘化四年（1847年），今和泉家身陷危机，这让她更深刻地感受了这一无奈。

① 专门插在发髻前的发簪。

当时，本家因一场人称“由罗骚动”的纷乱而动荡不安。

围绕着萨摩藩藩主的继承权，藩内分成两派，一派支持世子齐彬，另一派则拥立侧室由罗夫人之子久光。这一骚动背后，暗藏着第二十五任藩主重豪时期开始的财政拮据问题，对四家和一所持分家而言，那是一段极其难挨的日子。

那年秋天，全家上下皆于本宅生活。收割结束后的一天夜里，今和泉家领地内池田村的百姓暴动，放火烧了岩本村的别邸。

快马带着消息来到本宅时，忠刚已然睡下。他没有立刻赶往现场，而是躺着思索了整整一夜，而后才派侍从去现场察看情况。

万幸，“放火烧屋”云云纯属误报。今年收成不佳，百姓们只是涌去别邸求藩上减轻岁贡罢了。忠刚由此安心，决定放任不管。

哪知数日过后，消息竟传至本家。被召去城内的忠刚接到了“家政改革”的严命。所谓“家政改革”只是个幌子，本家的真正意图是让忠刚恪守分家本分，规矩当政，表现出一点诚意——说明白些，可能就是剥夺领地的前兆。

那场骚动规模甚小，连起义都称不上。然而萨摩藩是当时全国土族数量最多的藩，总得定期寻些口实让分家安稳一点。

接到藩的通牒之后，忠刚将二十一岁的忠冬及其他五名子女召集到本宅，命令道：“此乃关乎我今和泉家沉浮的重要关头，从今天起，全家上下在各自房中闭门思过，不得外出！”

跟家臣们商议后，他决定将忠冬夫妇所居住的田之浦大宅（那是当年藩主赏赐给祖父忠厚的）和传家宝太刀献给本家，以示诚意。

今和泉家门窗紧闭，为表恭谨，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天黑后点的灯也少了。不知过了多久，藩里才派人来宣布宽恕。

忠刚病恹恹的，成天铁青着脸闭门思过。家臣纷纷效仿，委靡不振，唯有阿幸夫人以平常心处事。

阿幸夫人早晨进佛堂，专心致志祈祷两刻（四小时）时间，之后则伺候忠刚左右。那段时间里，家内大大小小的指令几乎都是由阿幸夫人下达的。

“上头又没让闭门思过，你们可得挺住啊！”

她鼓励侍从们的声音，至今回荡在笃姬耳边。